



旅法漫笔

## 涓涓细流

□碧水

人还未下车,耳闻汨汨声。

沿路踟蹰,没有车辆,没有行人,大地上的树像画卷一样的宁静;天色阴沉,没有一只飞鸟从眼前掠过,地之寂,天之静,唯有流水不安宁,汨汨,汨汨地跑,吵了天地间的宁静。陌生小镇,阿马盖伊,一切皆不知,唯此涓涓细流,似乎熟稔。

渐行渐近,流水声像音乐厅的音符来自不同方向,马路左侧的田边水沟,涓涓流水像家乡的渠道,“打水机跑道向前进”,思绪掠过青涩年代的一幅画面,前者是天然沟壑,周边长满杂草,后者是石砌水渠,俗称三面光渠道。马路右侧石板路下是条暗渠,潺潺流水从脚板流淌而过,多想淌进这水流,犹如童年淌打水机跑道。怎么,汨汨声没了?探究之时,扭头发现石板路的一侧有条小河,潺潺流水由此流入小河,河面正好是暗渠的直径。暗渠足有《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逃生的下水道那般大。

镜子一样的水面在此起了几道皱纹抑或几圈涡旋。河里有鱼,几尾小鱼摇头晃尾,吸吮着河滩的苔藓。小河向东流,河南有田园,有牧场;河北有田园,有民居。弯弯的小河绕村流,眼前的小河多像家乡曾经的朱家漕,那是外婆的故乡。儿时的我常随外婆去朱家漕,走过太外婆的坟,石砌渠道边的田间小路直通舅外公的家。进家前,外婆不是在屋前的渠埠头,就在屋后的河埠头洗濯。外婆让我们洗泥巴,我们却蹲在埠头石阶捉鱼虾。不知阿马盖伊的小河可有小虾?

D266公路两侧,是个带状分布的居民区,暗渠流水源于聚居区。这里的居民像鸟筑巢似住在面向公路的山坡丛林间,有些房屋周边有山塘,山塘大小不一,绿地间的溪坑连接着上下山塘,颇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诗情画意;有些房屋周边有溪流,道道溪流从山坡泻下,悄然无声。石子路面,溪水浸过,清见沙砾。一方铁栅,嵌在路面,蹲下探究,框有编号,栅内有流水,此通暗渠?不得而知。侧耳细听,叮叮声,咚咚声,汨汨声,滴嗒声,细的抑或粗的,清脆的抑或混浊的,仿佛进了水帘洞,只是分不清是溪水,是泉水,还是渠水?

踟蹰探究,发现阿马盖伊民居大多庭院置有水缸,与家乡水缸接天落水一样,不同的是这里的水缸皆是塑料桶。塑料桶分方、圆两种,颜色也有白、蓝之分。白色长方体的塑料桶,1米高,1米多长,类似家乡的七石缸。蓝色圆桶,形似家乡缩小版的柴油桶,有点像家乡的青果缸。曾在一建材商店的露天仓库,见到堆叠的塑料桶,不知这特大加仑桶原是作大水缸,那不是成了法国的七石缸。塑料七石缸外罩细铁管加固,桶顶有两个直径不同的圆孔,接自屋檐下垂的水管。这水管家乡俗称水流,不知法国是否有类似的俗称。塑料七石缸一侧的上下各有一孔,上孔接溢水管,有的法国居民将溢水管接于塑料青果缸的上孔。这种接法,不是类似家乡的大缸接小缸的接法吗?下孔接排水管,直接通入排水道。

早先发现法国人的水缸是在蒙特弗朗莱沙托镇。后在法国东部的一些小镇庭院看到接水水缸,有的甚至是三五只塑料七石缸串连接水呢。在城区的一些庭院也有类似接水装置,天落水多用于浇花;城乡接合部的田园差不多是一屋一只接水桶,天落水自然用于植物的灌溉。涓涓细流归大地,此乃是法国人接落水的理念?

从一些拍摄的法国人接水装置与露天博物馆展示的十八世纪接水装置对比发现,接天落水的原理不曾改变,只是古代的水流接入石质的水槽,现代的水流接入塑料水缸的区别,法国人就是如此地坚守着。真正的坚守不是在最短时间的决定,而是在最长时间的行动,就像阿马盖伊的涓涓细流。

## 我和我的舞龙队(六)

□沈东海

## 一条布龙引出的风波

有些事,我们可以苦中作乐,但有些事,我们却无法改变。

比如舞龙经费有限,我们买不起龙。刚开始训练,我们只能拿残联为我们准备的杆子练习,这很影响训练。后来在我的提议下,我们开始自己做龙了。队员朱东海得知我的想法,按我的要求,主动把竹子砍来了。当晚,他还用他的电瓶车,把它运来了。

拿到竹子后,大家在一条宣传用的红横幅上,每段绑上一根竹竿,总共9节,龙就算做好了。大家拿着自己做的龙,都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这也给我们以后的训练帮了很大的忙。因为一开始训练的时候,我的教练也是拿这东西给我练的。毕竟真龙最便宜的也要五六千元,擦破怪让人心疼的。

## 那些感动我的人与事

因为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所以许多感动我的人与事,让我倍感珍惜。

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是仁杰叔。他不图利,不图名,却一直默默陪伴着我们。他在厂里是技术骨干,奔六的人,却还有激情跟我们这帮小伙子玩。因为年岁问题,他大多不参加训练,只是跟队,在一旁观摩,配合我打手语指导。有时队里缺人,他就替补上场;有时他们自己训练,我就把我的活交给了他。

他是这个队里比较有天赋的人,第一天训练的时候我就看中了他,只是他说自己太老,不要勉强他。队里像他这样的人才还挺多,因为据我了解,他们有的是在大单位里做电工师傅,有的是做平面设计,有的是模具机修师傅……这些聋哑人和坊间流传的一样,确实个个都很聪明。

队里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朱东海。以前上班实习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是很好的同事,没想到这回他又帮了我很多忙。之前说的种种,我不再重复。记得训练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朱东海在厂里上班,把手指弄伤了,缝了四针,伤得不轻。因演出时间越来越远,把我愁得不知该怎么办。让所有队员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他像赴一场不见不散

之后虽买不起龙,但残联还是向我的村里借来了一条龙。虽然已经很破旧了,但我还是舍不得用。一来毕竟是借来的,二来我们以后上台表演,还要拿它去演出的。

那天第一次拿真龙练习,许多问题都暴露了出来。比如:走龙的时候,显得非常不流畅,舞着舞着感觉龙身快断了。比如:做造型的时候,人与人之间龙身大多是塌的,没有线条感。这都是以前没用真龙练习留下来的后遗症。因为拿着一块布条练,是看不出好坏的。

但就算这样,这条借来的龙,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少麻烦。特别是7月21日那晚,龙刚拿出来的时候,聋协主席就示意我,说那节补过的龙身又裂开了。我过去看

的约会,准时出现了。

当时我问他疼不疼,他说他可以忍。那天晚上,因他的到场,大家练得特别认真,生怕他的付出白费了。可能因为这个,那天的龙舞得特别顺畅,大家第一次把整套舞龙动作给做完了。训练结束后,大家看着自己拍的视频,兴奋异常,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自豪,没有一个人不对他表示敬佩。

队里除了他们,聋协主席也给了我不少温暖。记得一次练“八字龙”的时候,我帮龙头代练了一会,没想到把自己的腰弄伤了。回来的时候,主席眼含泪光,示意要和我拥抱下,搞得我很不好意思。虽是无言的,但在在我看来,却胜过一切苍白的语言。

我也记得每晚回家,他都示意一个同是九龙湖的人陪我。我只是偶尔说过,自己晚上不太喜欢一个人走在路上。没想到他这么细心,把它记住了。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次训练快结束的时候,在我的一再追问下,才得知每晚队里买的水以及饮料,都是他代付钱的。他说发票在,以后镇海的老师看过,满意的话,可以报销的。这也让我对这支舞龙队,有了全身心付出的想法。

除了舞龙队员,我也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太太团。每次龙身

了,问题比较严重,要当场解决好。所以问门卫讨要针线,后来线是找到了,针却没有,最后只能拿缝纫机上的针代替用下。

等我把龙身补好,刚舞了几个八字龙,没想到一节龙身上的竿子又掉了。我把龙身拆开来,才弄明白是里面的两个螺丝掉了。没办法,又得向门卫求救。等他翻箱倒柜找出几个螺丝,我拿去一用,没想到太大了,装不上。门卫见此,二话不说,骑上电瓶车,说回家帮我去拿,当时把我感动的……

队里的人见此,纷纷急躁起来,都有点等不住了,毕竟晚上训练的时间本就不多,那天过来捧场的人又太多了。后来,他们在自己的车上找了铁丝与塑料绳绑上,勉强将就着用了。

破了,她们都主动帮我们缝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后勤保障团队,值得让人尊敬。在炎炎夏日里,她们除了给训练的舞龙队员加油、鼓劲外,还做了许多事情。比如:之前舞龙队员手上的皮磨破了,她们买的云南白药和创可贴就到了;比如:大家口渴了,她们买的水就到了;比如:训练的时候有人身体不适,她们买的中暑药就到了;她们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与欢笑……

这里,我也忘不了残联里两个门卫的好。有些队员到现在也不知,每次我们去训练,他们都要长时间、义务帮我们把想停残联门口的车主劝退。为此,有些人不理解,他们便一遍遍地解释。

在此,我也感谢那些经常来捧场的聋哑人,感谢他们给我们鼓励,帮我们拍视频。也感谢那些送我们西瓜、汽水的聋哑人……这其中,让我记得特别牢的有两个人:一位是主动过来帮我打手语的聋哑人女儿(小姑娘);一位是送我手语书的聋哑人学生;高露露。

最后一个,我想感谢的是在骆驼开哑巴烤鸭店的小伙子,他一直想过来跟队训练,因为时间原因,没能如愿。就算这样,每次去骆驼市民广场训练,他都无偿地帮我们把龙运过去。



总第 6157 期 配图 张海华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